

《我帶著海洋去旅行》

世界島嶼的作家、南島原住民族作家、台灣海洋文學家；夏曼. 藍波安

2017 7/20

我出生於 1957 年 10/31 日於蘭嶼，1973 年六月底蘭嶼國中畢業，當時我的漢名是施努來(自懂事以來，漢名漢姓一直困擾著我的成長，抗拒這個名字，畢竟我一出生，不是說華語)，我與同學們乘坐 8 小時的客貨輪從蘭嶼赴台東考高中，彼時很順利地考上台東高級中學。1976 年，高中三年的成績達到山地山胞保送國立台北師範大學國文系，然而我拒絕了保送師範大學的大好機會，我高中老師們，同學們稱我是“笨蛋”。我當時拒絕的理由有三；

一是；我從十歲起，就立志靠自己念高中，念大學，念研究所，念博士。

二是；不願意被大中國歷史馴化，而後回祖島服務進而奴化自己民族未來的星星學子。

三是；穿上國立師範大學校服固然風光，然而我自知我的國文程度非常差，入學必定將給我極大的壓力，況且我對中國古典文學閱讀一絲興趣也沒有。

1980 年考上私立淡江大學法文系，1985 年加入原住民權利促進會，開始從事民族運動，如；南投信義鄉東埔挖墳事件，刪除教課書裡的《吳鳳的故事》，與婦女新知合辦的華西街《反雛妓運動》，陽明山的《還我土地運動》，以及我個人策畫的 1988 年 220，蘭嶼《驅除惡靈運動》、四月於台北街頭，立法院陳情的《救救蘭嶼人運動》；1990 第二次發起《驅除惡靈運動》2011 年 12/30 再次帶領四十餘位之族人赴行政院遞交《核廢料遷場》陳情書，赴總統府遞交陳情書，以及象徵性的扛廢料桶進入總統府，2012 年 220，再次的策畫島上的《驅除惡靈運動》，喚起族人抵抗台灣政府對於我們族人的歧視，對我們島嶼環境的漠視，這一切民族的覺醒運動，本人就是關鍵人物，這就是我個人拒絕被馴化，拒絕念師範大學不被馴化的旅程。此等事實與事件，我無需誇耀，也無須沉默，畢竟民族運動在國際舞台的發展詮釋已經注入了深淺不一的多元化運動，我個人的海洋文學創作的發聲，亦為其中之一的民族文學。對於所謂的《民族運動》感悟是沒有成功的喜悅，更沒有永恆失落的感傷，也沒有終止的腳步。

1988 年年中，自己背負著數不清的疲累，在都會生活的適應不良，以及在都市民族運動的挫敗傷痕，身心俱疲。或許是命格游動離散早有的預先的劇本吧，我想。有天父親來台北探望他的長孫，我的兒子，他久久久的思索，在深夜父親娓娓道來的說；「回祖先的島嶼吧！孩子，否則，你不會抓魚，不會捕飛魚，不會造船，你的一生就是”失敗”，那是你追求被漢化的結果。求求你，回家吧！孩子。找回你遺忘的生活技能，孕育你原初的生活智慧，你的未來囤積尊嚴，唯一的途徑就是身體帶領心魂游進海洋的水世界，我會教你，海洋，浪濤也會淬鍊你。」

那年是 1989 年年中，我帶著妻兒回家了。32 歲回家，16 歲離家，誠如自己剛進入華語學校一樣，回到祖島的一切的一切，從頭開始學習，包括自己的族語。

是的，回到祖島找回失落的“自己”，唯一途徑就是潛入海裡的水世界抓魚，捕魚；因為進入海裡，抓到魚，父親就口述各種魚類的習性，我因而開始說達悟語，母親開始綻放我十幾年沒見過的，她的笑容，我也開始有信心的以達悟語與父母親溝通。

1990 年，因為我的回家，父親在他 74 歲為我建造一艘拼板船，我 34 歲與父親開始學習造船。彼時，達悟語，神話故事，海象天候，季節轉換的在地知識，父親從實際勞動的過程中慢慢的教育我，而我也意識到了，此等的“在地”知識是我從年小學起到我完成大學課程所沒有學習過的“知識”。

父親在我回家定居後，從民族神話故事，部落史，家族史等等之，開始了他教育我的課程，我的達悟語因此進步迅速。我運用為我的返鄉建造的拼板船在白天划船與部落裡的釣鬼頭刀魚船隊(傳統的獵魚風俗)學習釣飛魚，釣鬼頭刀魚，夜間，在一個人划船捕飛魚，與此同時，我民族的海洋語彙開始萌芽於腦海。

1992 年《八代灣的神話故事出版，晨星出版社》；這一本是以:達悟語”為主，譯成華語，這是我本人的第一本書，開啟了我對於文學創作的興趣。

二月到六月的飛魚漁撈的季節結束後，我開始學習利用自製的魚槍徒手潛水射魚，此時各報社之副刊開始邀約稿件。我花了很長的時間訓練自己的徒手潛水之技能，向部落同好之族人學習觀測天象、海象、潮汐，當然體能正值巔峰，潛水獵魚讓我悟出了我民族的海洋文學的口述技巧，讓我從身體獵魚的過程中翻譯成華語，為我的文學作品，這就是《冷海情深 1997 年，聯文出版，年度最佳好書榜，入圍時報文學推薦獎》的誕生。**冷海情深開啟了華語生態，自然書寫的另類的文體，身體進入海裡，並達悟民族生活裡之魚類文學翻譯成華語海洋文學；台灣海洋文學家於斯誕生，生活者的文學，而非觀察，虛構想像散文。同時打破了華語文學史”恐懼海洋”的禁忌書寫，在華語創作的共榮圈注入了海洋鹹味，魚類生態情緒描繪的作品，真實的豐腴化了台灣文學的內涵。這是我個人喜愛文學創作始料未及的，我帶來的文學廣度，深度與永恆。《冷海情深》後來被編列為台灣文學經典著作。**

1999 年《黑色的翅膀 晨星出版》出版，中央日報年度十大好書，榮膺吳濁流文學獎，此書亦為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創作第一本長篇小說。認真的說明，《八代萬的神話故事，雙語》、《冷海情深》、《黑色的翅膀》等是台灣華語文學史，或云整體華語文學史作品，開創性的把”海洋”引進華語文學史的開拓文本，驅除了華語文學家”恐懼海洋”的面具，生活化海洋，人性化魚類生態，實寫海洋民族與

自然環境相容的生活，而不是只是一個”海鮮”的意義而已，我認為，這是我帶給台灣文學，原住民族文學，華語文學圈，文學研究者研究的最大功勞。同時這三本書是筆者本人在蘭嶼定居後，一方面靠自己蓋房子，划船捕飛魚，釣鬼頭刀魚，白天徒手潛水射魚，夜間抓龍蝦，夜間捕飛魚，閒暇協助父母親，我孩子們的母親開墾種芋頭，地瓜，山藥，樹薯等根莖類食物；一方面在深夜努力地用原子筆爬格子創作。此凸顯了我對於文學創作的熱情熱愛。

筆者於是乎，說了；書寫海洋文學，唯一的途徑就是把身體心魂帶進海裡；書寫民族文學，唯一的途徑就是成為民族的生活者。

1999 年出版《黑色的翅膀》的同時，我考上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也在同一個時期，我建造了我這一生的第一艘拼板船(Tatala)，在父母親的協助下也舉行了我人生首次的雕飾船的”下海儀式”，我生命史的另一旅程碑，我用韻這艘船釣鬼頭刀魚，捕飛魚的兩年後，台北南港中研院民族所收購典藏。

2002 年出版《海浪的記憶，聯文》，這是我一方面在清大念研究所(2000~2004)，在人本雜誌專欄集成的一本散文集。我個人的痛苦經驗是，開始運用電腦鍵盤寫報告，創作，痛苦一，我完全不會注音符號，痛苦二，我要養育在台北年國高中的三個小孩，並且還要回蘭嶼捕飛魚，潛水抓魚給父母親，孩子們的母親。但我無怨也無悔，不怨天不尤人，畢竟是自己選擇的道路。該書榮膺 2002 年時報文學獎推薦獎，獎金與當年已故的漢人作家朱西甯均分獎金。

2003 年三月，我同母異父的大哥在二日往生，十四日我母親，二十二日我父親，簡言之，一個月內我同時失去三位至親的親人。我於是乎，在 2004 12/24~2005 2/11 難過的自我放逐在南太平洋，人生最大的打擊。開始醞釀”大海浮夢”長篇小說體裁。

2005/03~06，成功大學兼課《原住民文學欣賞與文化概述》，與此同時，我與孩子們的母親在雙雙都失去了前輩們時候，我們開始獨立持家，開始獨立承繼傳統生活的各種的大小祭儀。我於是一面賺錢養育在台北念書的三個小孩，一放面在蘭嶼划船釣鬼頭刀魚，夜間捕飛魚，然後去成大教書，五月之後去印尼造船(航海冒險船)，如此三地的循環旅行維持了兩個月，對我而言，從未說過疲勞，這畢竟是我個人的成長，以及更多的社會歷練，養育小孩，以身作則，最後在六月初，搭乘飛拉號(我取名)開始從南半球的印尼蘇拉維西島 Makasa 市啟程往北航海，在 Manado(美拿多)市停留數天，爾後月過海到猖狂的海域，摩鹿加海峽。這趟航海冒險固然是我十歲起的夢想，但我不理解，這個夢想怎麼會實現。既使如此，我內心裡醞釀的事情是，甚至想要說的話是；台灣的文學家為何走不出台灣島嶼，去冒險給台灣文學尋找”新內容”的創作呢?這是我一直很納悶的問題，”台灣難道只有島內文學，平原都市文學嗎?”我真的是如此的想像。七月初在新幾內亞的 Jaya Pura 市(印尼國最為東邊的屬地城市)結束我的航海冒險。我問自

己，我這是為了什麼？當我夢想實現之後。

2007年出版《航海家的臉 印刻出版》，2009年出版《老海人小說集 印刻出版》，並在成大台文系攻讀文學博士。彼時，我忽然意識到，覺悟到，我孩子們的母親一直守著我們家屋的屋魂，以及田產，毅然地放棄拿博士學位的企圖心，靜靜地回到我建立的家屋，繼續造船，海洋文明的再造（作為思念父母親的行動），釣鬼頭刀魚，獨自一人夜航捕飛魚，獨自一人潛水抓魚。再度的思索我的海洋文學創作的再出發，讓身體，心魂直接進入水世界，我認為的實學文學，而非對海洋，潮汐變換的虛無想像。

2012年出版《天空的眼睛》（時報開卷版年度十大文學類好書），2014年出版《大海浮夢》（國藝會長篇小說補助創作），2015年出版《安洛米恩之死》，很密集的創作，只因熱愛純文學的創作。

2014年二月，我受邀於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總編輯的邀請，遠赴馬來西亞中南北各地的七所獨立中學作巡迴演講；講題：《海洋文學創作分享》，核心的分享就是，鼓舞馬華學子奮發向上，鼓勵華語文學的創作。之後的2015年也因應教育部閱讀文學的政策，分別也在北、中、南的幾所高中舉辦演講，以及簽書活動；不僅是分享我的海洋文學的創作，理想，目的也在推動閱讀文學的風氣。因而，本人透過海洋文學的演講，並分享我個人在台灣念書的奮鬥旅程，以及返回祖島，反璞歸真的心路旅程，勉勵同學們為台灣的未來努力，讓台灣在世界發光，過程可謂極為成功。

自1990年返回蘭嶼定居之後，我從零開始的努力學習民族族語，我民族原來的生活技能的實踐耕耘，傳統信仰的認同，魚類名稱，及其文化典故，造船樹材，民俗植物的探索等等之。回祖島的第四年的1994年，我們夫妻二人舉辦我島內第一次推動耕耘傳統拼板船釣鬼頭刀魚競賽於紅頭部落，漁人部落（我孩子們的母親的部落，自籌競賽名次的，與慶功的獎金，為了復振漸漸凋零的造船文明，連續五年）。在這五年的時間，除去我說族語的突飛猛進，傳統的海洋知識真實的灌進我腦海外，那些族人開始跟我說他們的故事，船隻破損的男人開始上山伐木建造新船，部落灘頭的船隻增加，獵捕鬼頭刀魚的儀式活動於是再次的復甦”**達悟用語說是，灘頭的尊嚴**”。族人的那些故事成了我一本本的書，如；《海浪的記憶、航海家的臉、老海人、天空的眼睛、安洛米恩之死》，同時民族傳統的海洋知識成為我碩論的核心《**原初島嶼的豐腴；達悟民族的海洋知識及其文化**》。今年為了實踐父親的遺訓（2003年）”**我要讚美為了海洋，為了飛魚，鬼頭刀魚建造拼板船的孩子，孫子**”（今年以前，我獨立建造了四艘一人拼板船，一艘二人拼板船，與部落族人合造兩艘十人大船）。為了父親的這句話，我花時間等兒子回蘭嶼定居（29歲），我等時間到我六十歲（今年），我們已經進行，建造我們父子二人四槳的拼板船（不寫計畫向相關機構申請補助金費），這不僅是我父親生前叮嚀我的遺言，同時兒子三十而立（他從12歲~29歲在台灣念書，工作），我六十屹立而不動搖對島與文學的愛，給兒子傳統的生態知識、民俗植物，傳統的

海洋知識、魚類分類…等。我相信傳承必須花時間去耕耘，我相信在小島的生活實踐的訓練必須花耐心耐力耐性的，這是我們父子的”黑潮親子舟”，這不僅是我的願望，也是兒子所嚮往的經歷，同時更是我妻子，兩個女，我們全家人，給自己的，給島嶼的，給海洋的傳說中的禮物。我相信，當我仙逝以後，這個過程的辛勞，耕耘，及記憶必將是兒子說寫故事的泉源，也是他耕耘自己，珍愛島嶼環境，珍惜海洋生物的實踐者，開創他們這個世代對島嶼的記憶，憧憬重要經歷經驗。

《黑潮親子舟》造船計畫之初衷，一、自拍紀錄片，不申請任何的補助計畫。二、帶兒子走入島嶼雨林，航入島嶼海洋。三、寫一本黑潮親子舟的紀實文學。

全球各地的數不清的作家，生活在遼闊的歐美內陸，沿海，中亞大陸，內陸的草原，荒漠，高山峻嶺的偏僻鄉村，在大島，小島，群島，孤島等等，作家們說著不同的語言，但必須以官方語言為書寫的基本工具，描繪著各自認識的世界，每一位作家創作的”居住地”，無論是移民者，或是原住者，居住地就是作家們文學書寫的世界中心，沒有邊陲，也沒有中心，沒有主流文學(作家)，也沒有非主流文學(作家)；若是有所分類，那絕對是”人為”刻意營造的階級屬性。作家們書寫著關於政治經濟的，宗教文化的，環境的變異，都市的虛無茫然，鄉村的人地事物的文學，文學不分膚色，宗教，種族，語言，作家們追求的是，人類文明文學的普世價值，這是我對文學創作的基礎信念。

近幾年，我個人海洋文學創作的耕耘除了在國內得到很好的評家之外，在日本，新加坡，泰國，韓國等地，以《我帶著海洋去旅行，海洋也帶我去旅行》為主題，分享我個人用身體進入海洋，運用華語創作的心路旅程，不雕琢漢字，卻以達悟語法，達悟詩學轉譯成華語漢字，不誇大，故弄玄虛，讓他們真正認識到一個島嶼海洋民族的文學創作者的實學文學，樸實優雅，筆鋒如波風與波谷的振幅，不讓讀者暈眩，悠悠於我的實學的，詩學的字裡行間。我描繪的藍色海洋是高貴而優美的，從《冷海情深》出版起始日，數不清的來蘭嶼的台灣遊客開始進入海洋，進入達悟人的海洋世界，作浮潛的活動，這是我的海洋文帶來的生活美學，是漢族作家們做不到的層級。《冷海情深，海浪的記憶》裡的單篇作品，成了教育部在國小國中高中必讀的課文，或延伸閱讀的文學，各大學裡的中文系，台文系的老師們，學生們也必須閱讀我的文學作品。我不同與漢族作家，歐美作家書寫的格局，結構，我把海洋翻譯成美麗的情人，海洋的文明在我的筆鋒桶往世界各地，而非”災難”營造者，非”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封鎖疆界。我的《大海浮夢》，我把我兒時的夢想成功實現，在新書分享簽書的會場裡鼓勵台灣學子，作家勇敢的拓展自己的世界，把蘭嶼的海洋延伸的東南亞，南太平洋的海洋，我必須說，我很寧靜而認真的拓展台灣的文學，我的海洋文學，在我台灣以外所到之處的城市，我必須說，我不同與其他世界各地的作家們，是因為我的身體流淌著”海洋基因”，我不同與其他作家，是因為我以達悟語法造句為主，以漢字書寫出來一

本本的海洋文學；我不同與其他作家，是因為我的身體必須進入雨林，雙手握斧頭筏木，因為要造船，是因為我的身體必續進入水芋田，地瓜天，用雙手握鋤頭，是因為土地要呼吸，我們要吃芋頭，地瓜；我不同與其他作家的，是印為我的身體必須潛入海裡，欣賞魚類的習性，用雙手抓魚，是因為不會抓魚的達悟男人，不是男子漢。但我與其他作家相似的是，我的雙手十指必須學習按電腦的鍵盤才能書寫出一本本的海洋文學。

我非常的虛心，努力的推銷台灣海洋文學創作的心路旅程，以身體實踐為進入海洋心跳的唯一路徑，用雙眼觀察，思索我們民族進入現代化之後的變遷，如《老海人、天空的眼睛、安洛米恩之死》；今後，繼續以海洋的基因繼續努力的創作，努力閱讀，帶動國內外的讀者認識台灣的多元文學創作的作品，讓世界看見台灣文學的多元色澤，及其融合。